

超限智慧的生成与行为指向

——《西域英雄传》哲学思维分解

李茂涛

超限智慧，在哲学家的认识论中未曾提到。但在人类社会中却确实存在。我们在受论中所学到的东西，叫知识，知识的运用，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；而在社会中体验到问题，叫智慧，智慧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。智慧与知识发生交集，那就是超限智慧。所以，知识、有知识，不见得有智慧；有智慧，必定聪明、有良知；具有超限智慧的，就有难以表述的体验，以非常之举将不可能变为可能——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大智慧、大能耐。

而智商与智慧，亦有重大区别。区别在胸怀、视野与眼界。智商有分别心，在和不同阶层的人群中各有针对性；智慧无分别心，自我的原色始终不变。超限智慧是人格独立、更有风骨，富有合作精神。

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《西域英雄传》(以下简称《西》)这部作品时，为了体现主要人物的这一要点，予以了细节中沉浸式的升华。

逆境中超限智慧的发生

一切生灵，在生命存续其间，获取食物的能力，都有本能与技能的差别。本能是天性，技能需要智慧。不管是陆生或海生，都以族群的形式出现，合作精神使它们有更多机会获得食物，并求得每一独立个体的需要。

人类社会要复杂很多。个体与个体、家族与家族，族群与族群，国家与国家，友谊都建立在利益分配上。贪婪也因对利益的追逐而滋生。当欲望追求无法遏制时，掠夺和侵略便即发生。个体之间是侵犯，国家之间是战争(不仅在热战，还有文化、科技、思想上的潜战)。如果这样的个体与这样的国家智谋相一致，则必将借口选一弱者进行加害。

匈奴与西汉初期的情况，就是这样。不同的是，匈奴的热战连借口也不需要，先是对大月氏进行了灭族之战，完全侵占了那里的土地，回头又视边境汉民为圈中的“肥羊”，随意予以杀伐，汉王朝尽受其辱。

张骞奉使出使西域，从小说第十五回开始，一直到八十六回结束，除了七十二回至七十六回境况少有挫折，其他全是逆境中的险恶遭遇，需要超限的智慧智谋智力予以应对，也即超限智慧的生发。

举一小例。

第三十九回 P565 页，当小王谷郝要将张骞当作马儿使用时，巴尔汗的话没起作用。给人当马儿骑，这是张骞遇到的第一件屈辱，但比起孙膑与庞涓在魏国的斗智，孙膑忍辱装疯在猪圈与豕共食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且对方不过是一小孩，供其顽皮取乐，何尝不可？于是双手着地，四肢齐动，做马儿奔蹄状，向小孩爬去。

在这里，张骞的另一心理活动没有写进去——作为一国正使，他的受辱，其实是汉王朝受辱。但他将这一心理摒除了。如果不摒弃，他将无法接受其辱，反抗的结局，是重启出使大月氏的目的难以实现。他为此需要创造出一种软环境，他的这种摒除，便是超限智慧的表现。这需要读者在阅读时用心体察。

任何事情，包括对一个人、一部文学作品，有时候看到了不见得就看见，看见了不见得就看懂，看懂了不见得就看透，看透了不见得就能看得。

思想和情感，决定其纯度的是灵魂，而灵魂的外在表现，是其超限智慧在处理事件中的过程。

一般地，凡功利主义者，难有超限智慧的发生。因为私欲，使他们往往将愚蠢的行为认为是聪明。

张骞的思维是立体的、广角的，心理是强大的，他将外在的改变方式，保护内心的坚守，根据逆向的交互分析出适宜的生存方式，进行调整与环境的关系。这与逆来顺受的懦弱选择完全不同，因为他不因挫折而失去对机会的坚定寻求。

铁壶定律与精英智慧

一把铁壶，装满了核桃。在一般人眼里，它已经装“满”了。如果捧来一些石子倒进去，结果石子都装进去了。它装“满”了吗？再捧来一些沙子倒进去会怎么样？铁壶里已经严严实实，什么也装不进去了。不对，再端来几杯水，照样都进去了。这种超限智慧，也可称为精英智慧。

这与《西域英雄传》有何关系？文学作品主要在刻画人物，而非弄这些玄虚。

其实不然。偏偏，正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。人物要刻画得生动、深刻，尤其这样的历史小说，就得赋予人物以特别的智慧。

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从古至今，都需要精英智慧，更需要拥有精英智慧的英雄。一个不崇拜英雄却去仰慕那些

所谓名流的民族，是没有希望的民族。应该明白，古代英雄与当代英雄同样珍贵，应该珍惜和爱戴，他们是民族的魂灵，他们才是我们的精神偶像。

张骞“陷落”托力鲁草原将近十年，秦自乐在匈奴各地流浪了七年，英雄在“念汉里”等待了七年，堂邑父前后走了七年，杨雄零落，终于聚首，去了西域，完成了使命。这其中需要多大的智慧支撑和意志的坚守！

按照奥地利哲学家阿德勒的分析，即使在同样环境条件下，每个个体都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，而刺激的因素也因人而异。总的类型只可仅作为智慧上所了解的相似性。若要评定的更准确，则需在智慧的基础上分别研究其特殊性。

使节队中的所有人物的共性，是在身处逆境时不自卑、不自弃。而对于外部的刺激因素，又反应各异。不明白这个问题，这部作品就难以把握。表面上的完整与实际上的艺术完整，需要铁壶定律精英智慧的加持。

作品为此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情节和细节，以表述人物动态中的状况和寓意。如第四十一回和第四十二回，描写了张骞在都噶部落的生存情景，主要刻画了三件事：与共处一帐奴隶的友谊建设，清理周围环境，使之圈厩整洁牢固，杂物摆放有序；开辟菜地，使之生活得以改善；修建厕所，使之男女回避了不雅(特别是年轻妇女凡妮娅，生来首次享受到如厕的愉悦)(P603—606 页)。张骞以纯熟自见的智慧，很快融入了新的家庭。

第二件是狼口夺羊(P607—609 页)。里边有一小段极深刻且很有哲理的对话：

弱者被窥视、被欺侮，狼群与羊群是这样，异族之间亦相似。但民族虽异，毕竟同类，故而有相互之间的融合，如他与这两个牧民，素昧平生，却成一体……

狼口夺羊此举，奠定了张骞在新的家庭的主导地位。智与力的结合，为即将发生的事件作了某种预示。

第三件是孤身斗杀草原匪(P612—P622 页)。描写过程较长，此处不便引述。读者只要稍加细心便可发现，斗匪的全过程着力点在“智”的递进叠加(也即铁壶定律)，“力”只在辅助位置。从作品总体布局观察，这是张骞在托力鲁草原争取宽松环境的奠基之战。

超限思维在于准确的认知与认知

我们在分析社会基础时发现，在自然状态的人中，从其外在的行动表现，包括语言、表情、举止，可以看到思想观念上的差别。如果深入观察，其所属意识形态的性质即可判别，并由此溯源到他思维的端点。

思维决定思想，思想决定意识，意识决定行动，行动决定其执行效果。所以思维的层次便是智慧的层次，人的个性特点，因此而形成。

实践中，尤其在突发事件中，对问题是否处理得当，当取决于思维智慧是否有效，办法是否能够实施。逆境既考验着人的韧性，也检验着人的智慧，锻造着人的性格。没有普遍适用的智慧，只有适合特定条件下的智慧。如果能用外相(行动)有效遮蔽内相(目的)，便是超限智慧。

仍以张骞孤身斗杀草原匪为例。第 619 页至 620 页有这样一段描写(之前有张骞与土匪二头领的比武描写)：

张骞将箭袋略看了看，见其中尚有十多支箭筒，加上兜中的卵石，对付二三十名匪徒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又拈拈弓身，心中暗道：此物绝不可给他们留下，连带匪徒手中的几把，亦应予以解决。于是道：“二头领，刚才你承让，现在可准备好了？”

大汉捏了一颗石子，却显得底气不足：“这玩意我还从未弄过。”

“没啥奇巧，与射箭一理，都是凭力道、看准头。看好，我可开始了。”张骞随即弯弓搭箭。

“只听‘咔嚓’一声，弓体断开两截。

“二头领，可叫我那兄弟将弓拿来，让我一试？”大汉有些犹豫，目视老匪首。那“老酋”早已暗自欣喜，若得此人入伙，对付呼力泰及其他强手，胜算可谓大矣。遂道：“将弓都付与他。”

张骞将两弓一握，奋起神力，只三次，六弓成十二截断。……

之后，在众匪追击张骞时，由于有箭无弓，无计可施，只好硬拼，落得一个超限智慧实施过程，从思维的开始到确定，都建立在对外客观形势的准确认识与认知；其一，老匪首求张骞入伙的心情迫切，这种心理被他猜透；其二，下一步对他构成威胁最大的人员武器是弓箭手及弓箭，弓箭手

近年来，金蚕之乡顺应时代潮流，把“鑿金铜蚕”故里的经贸金融生活不断做优做强，助推陕西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向着更高、更快、更好目标一路前行，让县域社会发展，深度融合进“一带一路”伟业中，共享丝路经济繁荣。

来到池河镇明星村沧海桑田景区，站在天空之镜玻璃板上，“中国最美桑海”巨幅标语映衬在碧绿层染的万亩绿丛中。白云生处，隐隐约约的山边，阳安铁路好似横空巨蟒挂在远山之上。

我们一行 10 人，绕着沧海桑田核心区，一会会在山岭，一会会在谷底，一会会在田间，一会会在坡地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上下缓行，左右逢源，穿梭漫山遍野桑树间。应该叫林，还应该叫森。木、林、森，恰如我们一行人，一人为人，二人从，三人为大家。人多木众树繁盛，万木成林桑海蔚。竖看成行，横看成片的桑树，有大有小，有高有矮，叶子有厚有薄，在阳光照耀下散发着墨绿色的光泽。仔细瞅瞅，枝叶间挂有一颗颗微红、深红转黑的诱人桑果。

人食五谷，麻蚕食桑叶。蚕从天生到吐丝成茧，白胖胖密麻麻的蚕儿，由出生到吐丝成茧，都在蚕农们虔诚、敬拜、祈祷中完成。喂蚕之前，先用生石灰、漂白粉一类的消毒剂，对蚕室、蚕具全面消毒杀菌。出蚕室，必轻手轻脚，不打高腔，不说秽语，祈祷神虫进蚕室。小蚕初抬头，喂食必精心，温度湿度掌控好，桑叶清洁不染污，剪细如发丝，薄薄撒在幼虫上，让细小若微粒的蚕宝宝食之安全，成长有序。蚕儿经过“一到四眠”喂养后，方才成茧，大约一个月时间完成蝶变。

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。人们对于蚕虫的敬仰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理念，代代赓

续弘扬。兴桑养蚕，发家致富成为蚕农愿景。回眸家中养蚕经历，总有一幅幅熟悉的画面在闪烁，凡是春风走过的地方，都生长着一望无际绿油油的桑园。田间地头一颗颗桑树站立，一片片桑叶迎风摇曳，那是一颗颗闪亮闪亮的星星，如同星星一样亮闪闪的金银，驻守家园。因此，桑树也成为蚕农眼中的“摇钱树”。

生命不息，奉献不止。一片叶，一条虫，永远在激励昭示着勤劳纯朴勇敢善良的中国人。

午餐安排在万亩桑海中的“明星山庄”，这是一处由废弃学校改造而成的民宿接待点。山庄集古色古香建筑与现代时尚元素于一体，尽显乡村和美的幽静高贵之品味。一古树，两层房，四合院，一茶坊，几本书，木桌椅，有盆景，有浓荫，有鸟鸣，烟火气满满。桑叶茶散发缕缕清香，鑿金铜蚕宴席，桑叶和当地山海野菜充当主角，喝着时尚健康的桑蚕饮品，观桑海田野，体验采摘乐趣，住特色民居，品绿色食品，在恬适、淳朴、优雅、静谧大自然中，觅一处生态福地，徜徉诗意田园，享休闲惬意生活，乡愁也变得有滋有味。

“明星山庄”因荷而美，因蚕桑而兴，因悠悠池河而灵动。人们到这里亲近自然的绿色，吹吹田野的风，看看飘忽在田野上的白云，美景、美食、美与风，在飒风山水，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行走，一起欣赏，醉在山乡，共享美好，真是快哉。

“明星山庄”因荷而美，因蚕桑而兴，因悠悠池河而灵动。人们到这里亲近自然的绿色，吹吹田野的风，看看飘忽在田野上的白云，美景、美食、美与风，在飒风山水，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行走，一起欣赏，醉在山乡，共享美好，真是快哉。

天才与干才的界面

《西》这部作品写了三百多个人物，实际上只是三类人物：天才、干才与奴才。奴才不去说了，封建社会、奴隶社会，自然奴才遍地。

除了天才与干才，当然还有非奴才守规矩的普通人。按照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观点，干才的思维比普通人更敏捷、更精确，所以他们表达出来的认识会比普通人的认识更犀利、更敏锐。而天才恰恰相反，他们不是强化直观认识，而是揭示别人看不到的方面。能做到这一点，是因为天才的头脑更客观、更纯粹、更分明，因此他们对眼前的世界明察秋毫，进而发现普通人所不能发现的一面。

天才看问题用智慧，干才与普通用智力，这是其重要界面，或者说支点的界面。

那么智慧与智慧的界面又在哪里？智力的功能，只是起到实现人们意识与欲念的作用。以此观察世界及周围的一切，看到和想到的，只是事物与意识之间直接的、间接地与他之间的关系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认知权限仅限于与自己发生关系的事物上，就是没有他们，是窄域范围内得出解决问题的结论。

智慧的人生则有一个共同点，对于与自己直接发生关系的事物，只是其观察问题的出发点，而非非终点，在处理眼前好的意欲时，更加关注未来事情发展的走向。所谓超限智慧，则在解决现在与将来问题中的锁钥。简言之，不但有远见，而且有处理远见的适宜方式。当然，在突发危急时刻，能于冷静地作出决策。

张骞使节队中，有两个人物，被当作天才进行了刻画。这里不说，读者也可以察觉，除了张骞，另一人就是由天际。

张骞天才气象出现的最早端倪，是作品第二回，在韶乐聚会，以《竹丈夫》为题以为歌(P14)：

青青竹林，山斗萌芽，翠于子心，风和其家。青青竹林，山斗萌芽，翠于子心，风和其家。青青竹林，山斗萌芽，翠于子心，风和其家。青青竹林，山斗萌芽，翠于子心，风和其家。

这首歌词在本部作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，张骞的胸怀、志向、未来的作为，在此作了指标性的描写。

如果说《竹丈夫》是思维意识上的揭示，那么接下来第五回“刁敛收谷奇获异珍”，就是对“现在”与“将来”关系予以天才处理的例证描述。

作品第 52 至 53 页，张骞无意间发现了奇珍黑米。对这一奇珍的处理，最后是这样表述的：

是年秋，张骞除留下一升黑米做种，一升黑米试吃外，其余悉数配给了各个乡邻。

试吃黑米之日，张骞又请母亲以大锅熬成稠粥。粥起，浓香四溢。阖家每人一钵，其味之美，竟难以言说。张骞道：“如此美食，应与乡亲共味。”征得家人许可，将粥盛入大桶，而后逐户送食，众人等，皆交口称赞：“有张骞如此，是我等之福！”

超限智慧是以人性化、适用性为载体，服务于民族群体和国家的整体利益，而非其他。凡是利己独享的智能，其光芒永远只是月亮，而不是太阳。

关于天际，这方面的实例需要读者用心揣摩的也不少，如第二十五回“粥饭难炊杨柏煎焦”(P340—341)里所描写的，杨柏数枚落在雪山无法置处而无途径时，由天际随口道出范伯铭携带的铁器，难题顿时得解。

调皮、戏谑、诙谐饶有趣味，进而忽略了文字背后隐含的指向性意蕴。

由此我们得到一种启示，具有卓越智慧的人，会将恶劣的环境变得卓有生肌——张骞在小黄山的经历，便是如此。

文化纵横

20 世纪 80 年代是文学的繁盛时期，诗歌也不例外。那个时候的人们，都喜欢读诗、诵诗，我就打了《诗刊》，每期每篇都读，有的诗读一气读完，方可解饴，有的诗要反复朗诵，才能玩味。为了多读诗，我还订阅其他诗刊阅读，凡是拿到手的文学书刊，先找诗歌读，有一睹为快的感觉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我不读诗了，偶尔看几首诗，读着读着，如同嚼蜡，只好弃之。20 世纪 80 年代的诗歌咋就这么诱人？回想起来，那时候的诗歌有“五性”。

人文性是诗歌的“骨架”。诗歌一旦丢失了人文性，它就失去了“骨架”，立不起来的诗，就没有读者。人性是个体的，也叫个性，人文性是团体的，也叫普遍性，这就要求诗人从自己的个体出发，写出具有人文性的诗歌，这样才能打动团体读者。看看古今中外的诗人，凡是留下名字的传世之作，都具备了人性和人文性。苏希全、徐志摩、李清照等他们的爱情诗，无不体现这些特色：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(李商隐)，“眼泪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”(欧阳修)，无不充满人性和人文性，读起来让读者思绪万千，引起感情共鸣，《诗经》中这样的爱情诗句，比比皆是。这就是诗歌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。只追求个性，忽视普遍性的诗歌，读者只有一个人，就是他自己一人孤芳自赏了。没有人性和人文性的诗歌，就没有了灵气，失去灵气的诗歌，就是一堆没有灵魂的泡影，叫人不觉。

大众性是诗歌存在的“肌体”。没有“肌体”，“骨架”就不丰满，就没有着落。大众性的诗歌，就是体态饱满、气质鲜活的诗。这就要求诗歌创作，要站在人民的一面，为人们而歌、而喊，唱出人民的心声，吟出人民的需求，这样大众性的诗歌才是人民喜欢的诗歌。《诗经》中的诗，很多都是从人民的口中来的，都是在生活、劳动、交往中吟唱出来的。文天祥、辛弃疾、陆游、杜甫等他们的诗歌，替人民说话，为人民隐恶扬善，人民就爱戴他们，就喜欢他们的诗，这些有血有肉的诗歌，如同长江之水，源远流长。唱个人小调，泄个人惆怅，吟风花月柳的诗，终究不会赢得大众读者的。大众性的诗歌，倡导诗人，走出“小圈子”，面向“大生活”，走进田间地头、厂矿企业、菜市场，向人民要诗句，问人民讨诗歌。安康的民歌《我来了》——“天上没有玉皇，地上没有龙王；我就是玉皇，我就是龙王；唱令三山五岳开道：我来了！”就是从人民口中吟唱出来的句子，像这样创作出来的诗歌，谁人不喜爱？郭小川的《甘蔗林——青纱帐》如果不深入南方的甘蔗林，北方的青纱帐，是写不出如此气势恢宏、动人心弦的诗歌的，贺绿汀如果没有一次次地回到延安，没有深入生活，就不会有波澜壮阔、激情燃烧、感情奔放的《延安颂》的问世。离开生活，脱离群众，闭门造车出来的诗歌，是没有生命力的。80 年代的朦胧诗，就不是大众性诗歌，因此就失去了读者。所以，诗人们请走出屋子，走进阳光，亲近时代，感悟生活，才可获取创作源泉，流淌出源源不断、深受欢迎的诗歌。

艺术性是诗歌的“血液”。没有艺术性的诗歌，就是“病态”的诗，这样的诗其实是分行的散文。当然，散文的语言也要讲究艺术美。古今的优秀诗歌，可以说是个个都是语言大师，我们要向古今的优秀诗歌学习，诗句要做到反复锤炼、反复推敲，达到“不惊人死不休”的境界，王安石的《泊瓜洲》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”中的“绿”字，就是经过反复推敲的，最后落脚为“绿”字，把江南的春色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读到这样的诗句，就是一种极大的享受。我们的诗人，就要学习古代诗人的锤炼字句，达到一语惊四座的地步。诗，也可以适当地用大白话，这种“大白话”不是“白开水”话，必须是含有“含金量”的“大白话”，能够让众多的“大白话”，能够给人启迪的“大白话”，“人民群众”中的许多人“大白话”是诗句。“天不刮风天不雨天上有太阳，妹不开口，妹不说话妹心怎么想”“近看成岭侧成峰，远上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像这些烘衬、陪衬的“大白话”，是很很有诗性的。生活中处处有诗情，人民群众口中时时时有诗句，诗人们只要处处留心，再经过仔细推敲出来，就是具有艺术性的好诗歌。

朗诵性是诗歌的“体素”。朗诵性是表达诗歌作品中情感，通过朗诵者的声音、神态、表情再次向听众表达出来，是朗诵者在原诗歌创作基础上的二次创作，声情并茂的朗诵，使诗歌插上情感的翅膀，在听众的胸怀中飞翔，引起听众的共鸣。这就要求诗作创作，要具备朗诵上的特点。古人的“诗”都可以“歌”的，平仄对仗创作，是古诗歌最基本的要求。今人的诗，不再拘拘于，读起来拗口了，看起来苦涩了，大多数诗，都是句子的排列与辞藻的堆砌，无景、无情、无意、无韵，看了半天，不知所云。我曾经常拿一首诗人自己创作的诗作，请教他们是表达什么意思，诗人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。这样的诗作谁还能记住？更不用说朗朗传诵了。

光芒性是诗歌的“灵魂”。如同行尸走肉。“灵魂”，就会面目迷人，光芒，没有灵魂的诗歌，如同行尸走肉。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就是诗境，这是宽广无边的哲理，无论用在生活的哪个方面，都是可以的；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既是画面、韵律美，又是力量，使人向上。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，给人向往、给人憧憬、给人能量，真是佩服这样的诗句，把平常的事、物、景、气象注入哲理。

诗歌是文学中的重要一部分，在如此快节奏的生活下，人们需要诗歌，诗歌还有自己的位置。要坐稳位子，把好位置，需要广大诗人共同努力，创作出不负人民、不负时代同时不负自己的诗歌来。为人民歌唱，为土地歌唱，为时代歌唱，期待诗歌创作走出来，营造宽广的诗歌天地，迎接诗歌昌盛的时代到来，我们翘首以待。

诗歌的「五性」

张朝林

风吹荷花桑叶绿

余佑学

现代人因为忙碌，经常忽略身边美景，去追逐外面世界的精彩。正好应验了越是熟悉的地方，越容易被忽略这句话。

我无数次路过“金蚕小镇”，却没有在此停留，直到上周末友人相邀，才实地造访，真实感觉到“身边的景色也不错！”

“镇绕河水南依山，一颗珍珠嵌谷川。自从金蚕问世后，名扬全球人世间。”家乡陕西石泉县池河金蚕小镇的夏天，万物蓬勃，“火”劲十足。

下高速，经池河岸边宽阔大道，两边矗立的“金蚕”标示路灯。走进“金蚕之乡展览馆”，听讲解，看视频，国家主席在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掷地有声。千年“鑿金铜蚕”，就出土石泉县池河镇谭家湾村。于是我们又探访文物出土现场，走进献宝农民家庭，感受献宝家人浓浓的家园情怀。

国家一级文物“鑿金铜蚕”的面世，标志着石泉县早在 2000 多年前，就是一块兴桑养蚕的热土，蚕丝绸产品通过古老子午道，源源不断运往帝都长安，再由古丝绸之路送往东亚和西欧各国。石泉县因此享有“中国蚕桑之乡”的美誉。

有着石泉县“白菜心”之称的池河金蚕小镇，得天独厚，桑田日之精华，境内峰峦叠嶂，云雾缭绕，稻菽千重，享田田之福，葭葭田园，如诗如画。

路边有百亩荷塘，荷叶亭亭玉立，荷花摇曳生姿；千亩稻田散落于池河岸边，秧苗青春翠绿，不叶清香扑鼻；万亩桑园环绕，遍布田间山岗，桑叶碧波如海……一苑草一苑不一片叶，一河池水滋润万顷良田。荷香稻青桑满园，村美人富展笑颜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。



汉篆对联与秦篆条幅(陶瓷艺术) 王晓琪书

